

千百年眼

改徵錄為易名

自序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政在阿堵中每讀此語未嘗不冷然會心人生墮地來手捉趾行口飲鼻嗅各以其漸獨是眼也雙之瞳微規之不能一彈丸而神光所矚隨地甚遠只此便是千古精靈不容泯滅所在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子輿氏之言豈不信哉余嘗因是而極論之古來豪傑有豪傑之眼文人有文人之眼俗儒有俗儒之眼見自己出而縱筆所如隨手萬變無所規摹亦無不破的使後世觀者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雖能巷議其非決不能掃除其說此之謂豪傑之眼文人者流矜激於辭藝標鮮於才鋒往往聰明蓋世而其爲論也迂濶無當雖雕繪滿眼而精神意緒曾不足以供醒脾之用此之謂文人之眼若夫俗儒則異是矣目中非真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影響則襲滿紙炫然舉聖賢富有日新之資僅爲拘儒粟紅貫朽之用致命覽者未盡先厭如此直謂之無眼可也余才不逮人獨於文字之好似有宿緣帖括之暇得屬意經史百家旁及二氏與夫稗官小說家乘野語不揣荒陋謬以是意提衡其間警見可喜可悅可驚可怪之語俗儒所不敢道與文人之所不能道目注神傾輒手錄之積久成帙名曰千百年眼上下幾千年豪傑之挾張擧畫議論文章一開卷而瞭然向之所謂不容泯滅之精靈銷沉蠹耗於魚腹者若招揭一新則庶幾竊附於長康之遺意乎亦一快也雖然亦聊以志余癖耳微風度簾香雪噴戶因倦眼之偶開手一編而丹鉛撫削之余時何知其爲羲皇爲三代又追計其當與否也若使明眼人視之恐成宿語况昧目而道玄黃舉一而廢百者耶目睫之喻余不佞其無敢辭矣

萬歷甲寅孟秋既望張燧書於稽古堂

千百年眼目次

上古文籍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六
古史之謬	太王未嘗剪商	六
四岳爲一人	武王追王明文	七
堯不誅四凶	金縢非古書	七
許由讓天下非難	三監武庚之畔不同情	七
巢許非曠士	湯武不可並言	八
帝堯善愛其子	殷有三人	八
瞽象殺舜之由	世官之弊	九
納於大麓非山麓	封建難復	九
象刑辨	井田不可行	一〇
舜葬蒼梧考	三書紀周穆王之賢	一二
禹貢爲古今地理之祖	周過其歷之謬	一二
帝賚良弼	孔子著述	一二
伊尹放君之誤	秦三良之殉不由繆公	一六
微子不奔周	秦繆公學於寧人	一六
夷齊辨	趙盾弑君報	一七
詩序不可廢	董狐疑詞	一七
南雅頌無優劣	膠舟之報	一七
二雅當以體別			

楚之不競	一八
季子之質有定論	一八
論語出閔子門人手	一九
老彭卽老聃	一九
左氏非邱明	一九
子羽貌武	一九
南子是南蒯	一九
匏瓜	一〇
執禮之執當作執	一〇
立言之難	一〇
孔子無所不佩	一〇
孔子不夢周公非衰	一一
季文子三思	一二
孔子請討陳恆	一二
陽虎之奸	一二
魯公室與戰國相終始	二三
四科不列曾子	二三

子貢不如儀封人	二二
曾點二事俱不類	二三
子夏易說	二三
儒者說春秋之失	二三
孔子不言樂	二三
三禮之乖異	二四
魯郊禘不出成王之賜	二四
春秋葬不擇時	二五
莊周末能忘情	二五
孟子非受業子思	二五
孟子性善無定論	二五
孟子權衡失準	二六
曾孟稱孔子	二六
夫子賢於堯舜	二六
增可療目	二六
孟子不行三年喪	二六
孟子闢楊墨	二七
孟子善言詩	二七

詩亡辨	二七
孟子不盡信武成	二八
告子性學	二八
孟子句讀	二八
魏襄王竹簡與孔壁同功	二八
孫叔敖碑考	二八
子胥種蠡皆人傑	二九
吳亡不係西施	三〇
西施不隨范蠡	三〇
大赦始於春秋	三〇
蘇代爲燕昭間齊	三〇
樂毅田單兩賢相厄	三一
樂毅去就無歎	三一
商鞅善托其君	三二
商鞅徒言令便者	三二
虞卿復相趙	三二

仲連使秦不終帝	三二一
楊龜山誤貶蘭相如	三二二
救闕與非奢不可	三二三
平原君所失不獨毛遂	三二三
范睢蔡澤倜儻	三二三
應侯用蔡澤	三二三
秦先時自有張祿	三二三
呂不韋之愚	三四四
黃歇之禍不在李園	三四四
燕吳之所以亡	三四四
客非負齊	三四四
秦用客之功	三五五
戰國九流中辯士	三五五
古文多譬況	三五五
讀書句讀	三五五
古書之僞	三六六
秦之所以帝	三七七
秦法棄灰有故	三七七

秦不絕儒生與經籍	三七
秦火後遺書	三八
坑儒考	三八
秦世文章	三九
黔首之稱不自秦始	三九
九鼎不爲秦用	三九
長城不自始皇	三九
立扶蘇無救於亡秦	三九
秦亡不由兵弛	四〇
韋邯未可輕	四〇
天亡秦	四〇
陳涉秦民之湯武	四〇
范增智不如兒女子	四一
項氏之憂不在沛公	四一
相不足憑	四一
高帝入關有天幸	四一
高祖爲義帝發喪	四二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四二
漢祖酬賞遺轅生	四二
侯公碑考	四三
蕭何器識	四三
蕭何治未央宮有深意	四三
漂母風旨與圯上老人同	四三
韓信威名	四三
韓信有後	四四
漢告反之侈封	四四
張良未嘗爲韓	四四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四四
高祖賜姓之陋	四五
虞美人戚姬	四五
漢初封計戶口	四五
高祖竟王劉濞	四五
呂后邪謀在暮年	四五
平勃未可議	四六
四皓賜碑	四六
左右袒所以令衆	四六

漢文賜吳王九杖	四六	太常卿用侯	五一
淮南厲王未嘗反	四六	漢和親與宋歲幣等	五一
文帝春儉之異	四七	申公不知止	五一
文帝用賈生	四七	司馬安拙宦	五一
過奏論出丹書	四七	卜式不習文章	五二
賈生厚德	四八	田千秋之賢	五二
宣室不宜名齋殿	四八	漢武憐才	五二
趙蓋韓楊之冤不由廷尉	四八	司馬相如美人賦	五二
李廣無長者風	四八	視草之義	五二
文帝不能用李廣	四八	董仲舒忠質文之說甚謬	五三
文帝復行族誅之法	四八	太史公權衡	五三
短喪不自文帝	四九	史遷文章賓主	五四
七國緩削則不反	四九	太史公知己	五四
袁盎幸免	五〇	史記多爲後人淆亂	五四
亞夫之死以忌	五〇	武帝遺命	五四
竇太后專制	五〇	武帝神智	五五
武帝紀元	五〇	蘇武娶胡婦有見	五五
武帝封建多不克終	五〇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五五
		交道之弊	五五
		西漢文章之陋	五五
		漢用吏胥之效	五六
		陳湯之功不當以矯制廢	五六
		二疏之去以許伯	五七
		言災異不當著事應	五七
		歆向廢圖譜之學	五七
		圖譜之益	五八
		漢儒解經之陋	五八
		古易	五九
		尚書古文今文辨	五九
		毛鄭說詩之妄	六〇
		衛宏序詩之謬	六〇
		聲歌之妙至晉而亡	六〇
		揚雄始末辨	六〇
		方望賢於范增	六一

高光二帝不可優劣	六一
子陵不仕有深意	六一
客星爲災	六一
伏波未是烈士	六二
漢書真本	六二
班掾史妙	六二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六二
漢書缺典	六二
程伊川論班馬	六二
明帝前已有佛典	六三
漢選法之善	六三
漢鄉亭之重	六三
陳蕃懸榻	六四
李膺已甚	六四
景毅恥不與黨銅	六四
清談始於漢末	六五
蔡邕有後	六五

漢末史傳屈筆	六五
孔文舉關係	六五
曹操疑冢	六六
曹操諷漢復九州	六六
孫權之劣	六六
昭烈先聲	六六
借荊州所以保吳	六七
荊蜀形勢	六七
取劉璋不係孔明	六七
昭烈遺命之非	六七
梁父吟讖晏子	六七
孔明比管樂有取	六八
子房孔明學術	六八
孔明事業文章	六八
出師表缺句	六八
司馬懿非孔明敵	六八

楊顥不知王明	六九
武鄉遺言不及姜維	六九
八陣圖	六九
漢祚之長	六九
高貴鄉公文學	七〇
李密陳情表訛字	七〇
阮籍巧附司馬昭	七〇
晉室久亂	七〇
晉武以不廢立致亂	七〇
晉史矛盾	七〇
惠帝廢儲	七一
徒戎論無救于晉	七一
晉室所以敗	七一
王衍羞見其女	七二
陶侃被誣	七二
庾亮失計	七二
王導遺誅	七三
王逸少經濟	七三

蘭亭未可議	七三
張翰尊鱠	七四
劉琨負其母	七四
阿堵	七四
英雄自相服	七四
孟嘉論樂非是	七四
漢晉賜金帛各有所盛	七五
陶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七五
中庸自晉已孤行	七五
不識一丁	七五
王猛死不忘晉	七五
苻堅拙於用多	七六
苻秦之亡不由慕容垂	七六
崔浩受禍不由作史	七六
金土不可同價	七七
梁武殺業	七七
沈約韻書之謬	七七
劉知幾無史才	七七

隋氏富庶	七八
隋文帝濫殺	七八
隋煬帝毀識	七八
唐高祖殺降	七九
唐世女禍	七九
唐封建之善	七九
太宗縱囚有所倣	七九
尉遲公隱德	七九
長孫無忌褚遂良有死道	七九
李勣一言之禍	八〇
狄仁傑不殺易之昌宗	八〇
閻立本知狄仁傑	八〇
徐有功難於臯陶	八〇
房琯用違其才	八六
唐以失形勢致亂	八六
杜子美隱德	八六
杜子美詩意	八六
杜子美不詠海棠有故	八七
玄宗慘刻	八一

明皇廢資格	八一
孝經春秋甚靈	八二
賀季真乞休在耄年	八二
盧懷慎先見	八二
周易舉正	八二
古人言易不及周公	八三
陸秉大衍數解	八四
李太白深心	八四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八五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八五
杜子美賦蹈襲	八四
唐詩之盛不關選舉	八五
肅宗靈武之舉非篡	八五
唐以失形勢致亂	八六
房琯用違其才	八六
房琯長策	八六
杜子美隱德	八六
杜子美詩意	八六
杜子美不詠海棠有故	八七
玄宗慘刻	八一

儒者說詩之謬

詩詞說字	八七
李杜始末考	八八
唐宋逸詩賦	八八
李泌相業	八九
陸贊忌才	八九
德宗不能餌懷光	八九
盧杞愧其子	九〇
唐宦官之禍	九〇
退之淮西碑失實	九〇
藩鎮之弊	九一
自樂天行藏	九一
昌黎史禍	九二
韓昌黎晚信佛老	九二
李虛中子平	九二
王叔文之冤	九二
八司馬伸氣	九二
牛李有同惡	九三
柳子厚非國語報	九三

道家三尸神之謬	九三
劉禹錫不敢用糕字	九三
李德裕知所本	九四
唐不立后之禍	九四
郭汾陽後裔之賢	九四
柳公權詩意	九四
鄭綮辭相	九五
唐科目不足憑	九五
崔樞白馬之禍不足惜	九五
王朴異才	九六
韓熙載晦於聲色	九六
吳越改元之證	九六
徐鎔徵貓事非實	九六
板本之始	九七
希夷易說	九七
宋儒教之盛昉於趙普	九七
獨影斧聲	九七
趙普遺禍	九七

盧多遜愧其父	九八
种放之隱由母	九八
郭忠恕清節	九八
晉唐不通字學	九八
楚王元佐自廢	九九
天書之興倣遼俗	九九
古章奏皆手書	一〇〇
梁瀨謝啓之譏	一〇〇
寇準天書由王旦	一〇〇
王欽若遺善	一〇一
丁謂長者言	一〇一
寇萊公奢儉不同	一〇一
夏竦不值一文	一〇一
夏竦剖棺之報	一〇一
龐籍隱德	一〇一
韓范事業	一〇一
麥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難	一〇二
范仲淹先見	一〇二

韓范不識奇士	一〇二
新舊唐書優劣	一〇三
朱溫不宜入正統	一〇三
五代史韓通無傳	一〇三
五代史不公	一〇三
宋時史氏顯達	一〇四
曾子固詩才	一〇四
雷簡夫知蘇明允	一〇四
溫公體貼人情	一〇五
溫公行己之度	一〇五
綱目正秦統	一〇五
通鑑省文之謬	一〇五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一〇五
赤壁考	一〇六
二疏贊誤	一〇六
坡公遠識	一〇六
坡公學長生	一〇七
老泉是子瞻號	一〇七

蘇文之僞	一〇七
蘇文賴以不廢	一〇七
朱儒談天	一〇七
溫泉寒火	一〇八
八字可定介甫	一〇八
介甫寡助	一〇八
均輸之害	一〇八
青苗之害	一〇九
元祐諸賢無定見	一〇九
畢仲游格言	一一〇
介甫裁抑宗室	一一〇
介甫廢禮經	一一〇
經義取士之弊	一一〇
宋樂屢變無成	一一一
王介甫冥貶	一一一
章惇有功於長沙	一一一
章惇雷州之報	一一一
岳飛文章	一一一
秦檜爲金人作間	一六六
秦檜以悍婦絕後	一七七

張商英無佛論	一一一
教主之號不祥	一一一
童貫爲真太師	一一一
葉石林長厚	一一一
楊龜山論朋黨	一一一
种師道策虜有見	一一一
龜山不輕解易	一二三
譙定易學	一二四
中興十策	一二四
朱勝非善處苗劄	一二五
宋高宗不欲恢復	一二五
宋南渡兵餉所出	一二六
岳飛文章	一二六
秦檜身後之報	一二七

王安石流禍與秦檜等	一一七
張浚忌殺曲端	一一七
采石之戰有先備	一八
守唐鄧可以圖恢復	一九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一九
趙九齡遺功	一九
程朱論周官法度	二〇
程子靜坐之說類禪	二〇
宋人損益經文	二〇
綱目之誤	二〇
帝在房州之謬	二一
朱陸異同	二一
吾儒異端	二一
文難道學	二二
儒語以佛	二二
佛語通儒	二二
佛典輔儒教而行	二二

陳同甫格言	一一三
傳註相沿之誤	一二三
朱子淺於說經	一二四
名教之累	一二五
宋儒不知誨君之義	一二六
韓侂胄內批之報	一二六
歷代宦侍之禍	一二六
唐宋始祖之非	一二七
宋興亡相類	一二七
宋元亡徵	一二八
宋仁厚立國之報	一二八
張千載高誼	一二八
劉辰翁節行	一二八
雁足書	二九
許衡有江漢之思	二九
元世弊政	二九
中華名士恥爲元虧用	三〇
郭守敬歷法	三〇

元人修史之陋	一三〇
御製尚書二解	一三一
聖祖待滁陽王之厚	一三一
金陵形勢	一三一
陳遇今之子房	一三二
李善長之誣	一三二
郭英遺功	一三三
聖祖優容解縉	一三三
取士良法	一三三
太監害奇	一三三
齊黃誤國	一三四
楊本將才	一三四
宋參軍奇謀	一三五
革除死難之多	一三五
陳璘重遜國諸臣之毒	一三五
方孝孺有後	一三六
國朝名臣久任	一三六
國朝相業	一三六

西楊薦賢	一三六
絲綸簿	一三六
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詞	一三七
項襄毅受誣	一三七
王威寧御士	一三七
王靖遠武略	一三八
王振老僕	一三八
于忠肅捍土木之變	一三八
楊善迎鑾之功	一三九
龔遂榮定迎鑾之禮	一三九
達官采耳	一三九

倭漆匠	一四〇
劉忠宣事業	一四〇
文正保全善類之功	一四〇
康海負屈	一四一
錦衣衛之橫	一四一
楊介甫父子相業文章	一四一
陽明爲理學中興	一四二
國朝三大功臣	一四二
王晉溪識陽明	一四二
盜賊有同惡	一四三

梁文康卻秦藩請邊地	一四三
永陵議禮是非	一四三
林邱山史筆之重	一四四
經筵面奏	一四四
我朝勝前代二十二事	一四五
國朝樂律不講	一四五
古今改元之誤	一四五
待宗藩之法	一四六
理財急務	一四七
天生人才爲世用	一四七

千百年眼

【上古文籍】

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周有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上古文籍不必盡滅。今時顧世類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重以祖龍烈焰。燬燼之中。僅存如綫。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萬餘卷。考諸班氏。載文西京製作。纔十二三耳。世以皋夔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古史之謬】

謬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或以爲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皇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四岳爲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此說甚妙。漢書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一人。蓋信孔平仲之言矣。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幸直以妄身。則鯀蓋剛而犯者耳。使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族哉。由此觀之。四族未嘗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耳。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許由讓天下非難】

堯禪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陳眉公有云。當堯之時。盡大地是

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苦。換鮮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個聖人。不及鋪張妝點。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茅茨不剪。樸桷不斲。素題不枅。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餚簋之食。聊以充飢。鹿裘之衣。聊以禦寒。不惟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叢天下之憂。堯黧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豔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濃則誨盜。古之天下淡淡。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人不納。老氏有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許由之謂乎。

夏君憲曰。此論甚新。但堯時洪水爲害。致天子蠶衣惡食。許由一荒山匹夫。其所受用。又可知已。今之田畯家。隻雞斗黍。便起爭攘。何曾有濃豔可羨得來。千乘可讓。簞豆動色。人之賦性殊哉。巢許之辭。總是一邊之見。然亦不可強也。

【巢許非曠士】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此尙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

【帝堯善愛其子】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竊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尤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尙得爲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之於子。亦若是則已矣。

【瞽象殺舜之由】

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殺人哉。然則舜固

有國之嫡。而乃爲耕稼陶漁之事。何居。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耳。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糲。而販負夏。孔子曰。漁耕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實得聖人之意。瞽象之欲殺舜。在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辯世俗說傳之跡。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固不必拘拘也。

【納於大麓非山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

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門法哉。

【象刑辯】

舜典曰。象以典刑。皋陶曰。方象施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苟况

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此二說者。皆僞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豈嘗不殺不刑哉。苟况有云。以爲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數語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耳。禹鑄鼎象物。使民知姦回。亦此意。

【舜葬蒼梧考】

世傳舜葬於蒼梧。此說可疑。或者曰。舜旣禪位於禹。何緣復自巡狩。至於南蠻之地。且葬乃死。亦贅。孟子不云。舜卒於鳴條乎。此一大證佐也。按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

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註云。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岳言之。書或遺岳字。其說足祛千古之惑。

【禹貢爲古今地理之祖】

禹貢一書作於虞夏之際。乃千百年談地理者。卒莫能外也。是故大賢如孟子。其論洪水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淮之道矣。及考之禹貢。則曰。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是江未嘗有達淮之理。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於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跡也。明矣。博洽如史遷。其作河渠書曰。斯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於禹者也。及攷之。禹跡河自龍門。至於大陸。皆爲一流。至秦河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蓋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爲禹跡也。明矣。吁。禹貢之書。不過數百言耳。古今言地理之牴牾。莫不於此取質焉。後此者。其可舍之而不爲依據乎。夫禹貢所以不可及者。何神聖之擘畫。原非後儒所能彷彿。且也。州不係於方域。而係之山川。所以千古如一日。而莫之能違也。

【帝賚良弼】

傳說事世。咸疑之。以爲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者又云。武丁嘗遯於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且商俗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此說辨矣。而亦非。蓋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鄭文。夢鹿而得眞鹿。心誠于得鹿者。尙可以得。况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

【伊尹放君之誤】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於毫。善矣。不可以爲法。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俟將輶。時乘之龍待駕于臣之業。何如。又况乎體非金石而冒

露。如懷失國之垢以損其身。則試君之謗。消無日矣。殷之君臣。亦幸而成耳。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後之爲人臣者。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爲蒿矢也。越石此論似矣。尙未深考。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於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可息紛紛之疑。勾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著於伊尹古像之後。

【微子不奔周】 微子左牽羊。右把茅。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蓋出左氏之謬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况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則面縛啞璧。當在武庚。亦非微子事也。卽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者。去紂都而遯於荒野也。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疎謬已乎。

【夷齊辨】 論語爲衛千駟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取證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尙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概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如子貢夷齊何人之間。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然遷好惡而輕信。反滋來者無窮之感。論語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且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夷齊逃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後亦不必久居於此。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也。夫是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